

幽韻再論¹

季鈞菲

1. 前言

所謂重紐韻，傳統的解釋是指在《切韻》系韻書中，支、脂、祭、真、仙、宵、侵、鹽²等八個三等韻中，其唇牙喉音字除了開合口的區別之外，還各有兩套反切下字，形成對立的現象。然而，隨著重紐研究的深入，有很多學者已然指出，除了上述八韻之外，諸如麻三、幽、尤、庚三-清、蒸韻等韻也有重紐。在日本，通行度比較高的看法是除了上述傳統的八個重紐韻之外，幽、庚三-清、蒸韻也應該算入重紐韻範圍。本文基於前人的論述，通過考察中古時期主要的音韻資料中的反切材料，結合“類相關”的理論，就幽韻的重紐進行歷時性的探討。需要說明的是，與《切韻》一樣，在與中古音同時代的反切資料中也存在重紐之對立。實際上，前人研究已然表明，在本文所考察《原本玉篇》、《陸德明反切》、《博雅音》、《玄應音義》、《慧琳音義》等資料中也存在重紐之對立。並且，雖然不一定使用“類相關”這個術語，但前人研究，諸如周法高1952也已然表明，“類相關”在《切韻》系韻書以外的中古音資料中也成立。

2. 文獻回顧

幽韻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韻。在早期韻圖中位列四等，並且 P2012《守溫韻學殘卷》所附“四等重輕例”也將幽韻字列於四等。因此，幽韻看上去就像一個四等韻。然而，眾多的前人研究表明，在中古音系統中幽韻實際上是一個三等韻。其理由之一正如李榮（1956,p.78）所述，“可是幽韻反切上字跟子丑寅三類同性質，並且又有生母，所以我們把他算作丑類”³。並且，幽韻中有羣母字，而羣母字只和三等韻母相結合⁴，因此，幽韻只能是三等韻。並且，我們也

¹ 本文曾在2018年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二十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安）上宣讀。臨投稿之際，筆者進行了部分刪改與訂正。並且，由於本文的寫作語言為繁體漢字，因此在引用前人研究之際，無論元文獻語言為簡體漢字，繁體漢字還是日語漢字，均統一為宋體繁體漢字。然文中引用日語原文部分，使用明朝體，特此說明。

² 舉平聲以賅相配之上、去、入聲，以下同。

³ 子類韻指純三等韻，丑類韻指普通三等韻，寅類韻指重紐三等韻。

⁴ 王力（1972,p.112）。

應該注意，五個純四等韻都屬於外轉系，沒有內轉系的。

既然是三等韻，並且幽韻唇音字後來沒有輕唇音化，那麼就有必要考慮它究竟是不是一個重紐韻。黃笑山（1996,p.84）也指出，“我們認為，李榮先生指出幽韻是三等韻，是正確的；但由於沒有考慮到該韻系唇音字未發展為輕唇，把它歸入丑類，這就不妥當了”。

最早論及幽韻重紐問題的是董同龢 1948b《全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一文。董同龢（1948b,pp.560-561）指出，“「佺」字「許彪反」與「麤」字「香幽反」在本韻為重紐，而反語又因此分兩類，可注意。廣韻既把「佺」與「麤」併在一個反切下面幽韻就只有一類反切了”。其後，又有很多學者分別提出不同的觀點。總結說來，可歸納為以下三種：一、幽韻獨立成為一個重紐韻；二、尤韻，幽韻合為一組重紐韻；三、幽韻，尤韻分別為重紐韻。

持第一種觀點的主要有上文所提董同龢 1948b 以及周法高 1952。持第二種觀點的主要有邵榮芬 1982 與黃笑山 1991。邵榮芬（1982,p.80）指出，“我們似乎可以作如下猜想：尤、幽兩韻系早期原是一個重紐韻系，就像支韻系或脂韻系那樣。到了《切韻》時代，這個重紐韻的四等一類的主元音已經起了變化，所以《切韻》另立為幽韻系”。而黃笑山（1991,p.51）提出，“很可能跟清韻與庚三韻的關係一樣，幽韻曾經跟尤韻構成過一對重紐韻，但在《切韻》裏所反映的語音幽尤已經不再是一對重紐韻了”。並且，平山久雄（1967,p.157）在描述六朝末期的南方標準音時也提到，“在韻母方面，脂韻與之韻無別，尤韻與幽韻，嚴韻與凡韻之間也有混亂”⁵。從這幾種觀點看來，尤、幽兩韻的情況確實與庚三、清韻比較相似。但是，這兩組韻之間存在兩個比較大的差別。第一，庚三、清韻唇音字後來沒有發生輕唇音化，這是重紐韻唇音字的一個典型特點。而尤韻唇音字除了次濁聲母字之外均發生了輕唇音化。第二，在韻圖中，庚三與清韻非常契合地形成互補關係，而尤韻與幽韻存在衝突，即尤韻的“劉、搜、啾、酒”與幽韻的“鏐、慘、磁、愀”四組小韻。邵榮芬 1982 與黃笑山 1991 均將幽韻的“鏐、慘、磁、愀”四個小韻視為從尤韻系不規則地變來的。邵榮芬 1982 因此認為這四個小韻“在方言里未必有代表性，所以韻圖由於沒有地位，就擠掉了其中的‘慘、磁、愀’三個小韻”。然而，從《韻鏡》看來，庚三與清韻的小韻中僅列有清韻來母字。流攝韻圖中為什麼要同時列出尤韻與幽韻來母字呢？這僅僅是《韻鏡》編纂者的粗疏嗎？持第三種觀點的主要有葛毅卿（2003,pp.162-163）⁶。其指出，“尤韻有三、四等字，所以尤三‘丘’跟

⁵ 此處為筆者翻譯。原文如下：“韻母では、脂韻と之韻の区別がなく、尤韻と幽韻、嚴韻と凡韻の間にも混乱がある”。

⁶ 筆者所見葛毅卿論文為收錄於葛毅卿 2003《隋唐音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所整理出版的葛毅卿之遺稿。其觀點準確的提出時間無法得知。因此暫依論文集出版時間為準。

尤四‘惆’是重紐字。有人認為‘惆’應入幽韻，不確”。這個觀點的最大一個難點也是在於無法處理尤韻唇音字後來發生輕唇音化的現象。針對尤韻的兩個溪母字，董同龢（1948a,p.17）指出，1、《韻鏡》與《七音略》從未混亂過韻書上任何兩個韻的字；2、“惆”⁷在《集韻》中收於幽韻（此處不收憇戛二字），音“羌幽切”⁸；3、今傳切韻系中尤韻同時擁有兩個溪母字，而幽韻獨缺溪母。從這三點看來，“惆”或者“憇”是幽韻字⁹。這樣一來尤韻就不存在重紐字了。其後唇音發生輕唇音化也就順理成章。基於董同龢 1948a，太田齋（2017,pp.20-21）指出，在切三、王三中存在“彪甫休”（王二作“彪補休”），而“休”字在切三、王一、王二、王三以及《廣韻》中均為尤韻小韻代表字“休許尤”，而且在幽韻中沒有又讀。而在《廣韻》中，已經校訂為“彪甫休”。太田氏推測“甫休”或者“補休”中的“休”有可能是幽韻“休”字的省略體，並指出，正是由於存在這種形式上的尤-幽通用例，所以董同龢 1948a 的主張十分具有說服力。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讚同董同龢 1948a 與太田齋 2017 的說法，將“憇”小韻視為幽韻所屬韻。並且，在幽韻重紐的問題上，筆者支持第一種觀點，即認為幽韻獨立成為一個重紐韻。理由有二。1、幽韻唇音字不發生輕唇音化，符合重紐韻唇音字的特點。2、如同董同龢 1948b 所述，幽韻曉母有一對重紐韻。參考上田正 1975，切三、王二、王三中均收錄這兩個小韻¹⁰，唯獨《廣韻》中將“休”併入“羸”韻。我們據此可推，這是《廣韻》的一種修改。

在日本，最早提及幽韻音韻地位問題的是有坂秀世 1939《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四）》一文。有坂氏指出，“在四等專屬韻中，只有幽（黝幼）韻是另一種韻。註疏這種韻所屬文字的反切所用切字，與 α 韻以及 β 韻的情況一致。因此，雖然將之叫做四等專屬韻，但是實質上，不當是 γ 韻而應當算入 α 韻”¹¹。

⁷ “憇”之異體字。

⁸ 董氏指出，雖然“惆”字在《集韻》裏也收錄于尤韻，但這是承襲《廣韻》之舊。龍宇純（1968,p.246）對此表示質疑，其指出“廣韻重紐試釋以為幽韻字誤入尤韻，存疑”。但是，龍宇純並沒有給出任何論述理由。本文暫不從龍氏說法。

⁹ 董氏援引陳澧《切韻考》，指出“戛”字又見於四十九宥，是一個又讀。

¹⁰ 王二、王三中“休”作“憇”。

¹¹ 此處為筆者翻譯。原文如下：“四等專屬韻の中でも、幽（黝幼）韻だけは別種のものである。この韻に属する文字を註する反切の切字としては、α型韻やβ型韻の場合と同類のものが用いられている。従って、四等專屬韻とはいいながら、實質上は、γ型韻ではなくα型韻に入るべきものである”。這篇文章是有坂秀世《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一文的最後一篇，原文登載於《音声学協會會報》第58號，1939，pp.8-10。其後，與前三篇匯總，收錄於《国語音韻史の研究 増補新版》，三省堂，1957，pp.327-357。關於本文所論幽韻，與原文相比，收錄於後者論文集的文章在結論上並未有改變，但是在論述幽韻為何是α型韻時增加了一個理由，即“在這個韻中，唇・牙・喉・半舌音以外，還含有在音圖上被隱去的齒頭音以及細正齒二等，…”。其原文為：“この韻は、唇・牙・喉・半舌音の外に、音図面からは隠れた齒頭音及び細正齒音二等をも含んで居り、…(356頁)”。本文在論述時依據有坂秀世 1939。

有坂氏之後，松尾良樹 1978 以及太田齋 2013、2016 均對幽韻有所論證，由於其中涉及到“類相關”理論以及幽韻的重紐歸屬，暫且留作下文分析。

3. 類相關與幽韻的重紐歸屬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基本立場是支持幽韻獨立成為一個重紐韻的。那麼幽韻唇牙喉音字的重紐類歸屬又如何呢？針對這個問題也有幾家之說。黃笑山（1991,p.50）將幽韻歸為寅 A 類，也就是重紐 A 類。其同時也提到，“但是把幽韻歸入寅 A 類有一個較大的疑問，那就是幽韻唇音字為什麼在漢越語中沒有發生舌齒化”。黃氏暫將此歸結為“幽韻在漢越語中出現了不規則的發展”。其實不然，幽韻唇音字之所以在漢越語中沒有發生舌齒化，正是因為幽韻唇音字屬於重紐 B 類，是符合規則的。松尾良樹 1978 通過“類相關”的理論對《廣韻》中的幽韻唇牙喉音字重紐歸屬進行了推導¹²。其後太田齋 2013 與太田齋 2016 也分別基於原本《切韻》系統與《廣韻》系統整理了幽韻的重紐歸屬。以下先介紹一下“類相關”理論。

所謂的“類相關”簡單說來就是當重紐反切的上字為重紐 A 類或者 B 類時，無論下字為何類，歸字的重紐歸屬均與上字相同。而當重紐反切上字為 C 類，即非重紐三等字時，歸字的重紐屬性由下字決定。將之公式化的話，就是：

$$\begin{array}{lll} A+A \rightarrow A、 & A+B \rightarrow A、 & A+C \rightarrow A； \\ B+A \rightarrow B、 & B+B \rightarrow B、 & B+C \rightarrow B； \\ C+A \rightarrow A、 & C+B \rightarrow B、 & C+C \rightarrow C。 \end{array}$$

以此“類相關”理論為基本方法論，並結合諧聲符，松尾良樹 1978 得出以下結論：

平聲：幽 A、麤 A、蚪 A、穆 A、聲 A、彪 B、穆 B、澆 B；

上聲：黝 A、糾 A、繆 A；

去聲：幼 A、劓 A、謬 B、蹠 B。

松尾氏的結論有兩個值得商榷的地方。1、松尾氏論證的前提基於《廣韻》系統，所列舉幽韻反切字面也遵循《廣韻》。而在《廣韻》中，“侏”已經併於“麤”韻之中，兩者的重紐歸屬應該是一樣的，即要麼同為 A 類，要麼同為 B 類。松尾氏在判斷出“侏”為 B 類之後，從重紐對立的角度判斷“麤”為與之相對的 A 類，是不符合《廣韻》系統的。此其一。2、關於諧聲符的使用。重紐對立來自於上古的語音區別。雖然擁有相同諧聲符的字很有可能重紐歸屬也

¹² 森博達（1981,pp.115-116）質疑松尾良樹 1978 對於幽韻系的解釋並非其本人觀點，而是其師辻本春彦先生的觀點。對此本文無法做具體的考證，故不做更多討論。但是，出於謹慎，本文於引用松尾良樹 1978 這篇文章時，暫不稱其為首個使用“類相關”理論對幽韻唇牙喉音字的重紐歸屬進行推導的研究。

一致，但是也存在例外。松尾氏以“幼”為 A 類而推導出與之有共同諧聲符的“黝”也為 A 類，其實是有危險的。正如太田齋（2013,p.203）所說，“也就是說，因為存在例外，因此以諧聲符為線索判斷（黝）為 A 類，雖然可能性很大，但不是絕對的論據”¹³。

太田齋（2013,pp.200-204）以切韻系韻書之間雖然反切字面不同但反映的實際音值一樣為前提，對《切韻》系統中的幽韻的重紐歸屬做了探討，其結果如下：

平聲：糝 A、蚪 A、聲 A、鬣 A、佻 B、幽 A、彪 B、澆 B、繆 B；

上聲：糾、繆、黝；

去聲：蹠 A、劓 A、幼 A、謬 B。

有三點值得注意。1、由於基於《廣韻》反切的結果與基於其他早期《切韻》系韻書的結果大不相同，因此在太田齋 2013 的處理中，《廣韻》（以及《唐韻》）中的相異反切被當做後世的修改而另做他議。2、在早期《切韻》系韻書中，“鬣”韻與“佻”韻不同韻，形成對立。3、由於上聲小韻都是“C+X→X”¹⁴的形式，因此對於其具體的重紐歸屬，太田齋 2013 保留了意見，而只是指出上聲小韻下字均可系聯，可能均為 A 類或者 B 類。

作為補充，太田齋（2016,pp.225-226）根據收錄於平聲幽韻的“泐”、“恸”與收錄於上聲黝韻的“泐”、“恸”只有聲調不同，意義、字形都相同這一點，判斷“黝”與“幽”相同為 A 類，並以《經典釋文》中“紂 吉黝(A←A+X)”為輔證，論證了結論的可靠性。至此，早期《切韻》系韻書系統中，幽韻上聲的重紐歸屬也得以整理清楚，即：糾 A、繆 A、黝 A。

太田齋 2016 還補充論證了僅基於《廣韻》的幽韻重紐歸屬。其結果如下：

平聲：糝 B、蚪 B、聲 B、鬣 B、幽 B、彪 B、澆 B、繆 B；

上聲：糾 B、繆 B、黝 B；

去聲：謬 B、蹠 B、劓 A、幼 A。

太田氏在操作時使用的依然是“類相關”理論結合上述的“同義同形異調字”的方法。這一與早期《切韻》系韻書系統完全不一樣的結果應該看作重紐歷時性發展的結果。有一點值得注意，在幽韻唇音字方面，松尾氏與太田氏的結論一致，均為 B 類。參考三根谷徹（1995,pp.471-472）所記錄越南漢字音中的幽韻唇音字發音均保持唇音，正好與此印證。太田齋（2013,p.201）也指出，每個字的重紐歸屬會根據資料的不同，時代的不同以及地域的不同而產生變化。

¹³ 此處為筆者翻譯，括號內為筆者添加。原文如下：“つまり、例外も存在するので、声符を手がかりとすることは、A であるという蓋然性を高めることはできても、決定的論拠とはならない”。

¹⁴ X 表示重紐歸屬未定之義。

也就是說，資料的性質不同，時代不同，方言背景不同，其中所收錄重紐字的重紐歸屬也會有所不同。基於這一思考，筆者以中古時期主要的音韻資料中的反切材料為對象，對其中幽韻所屬字的重紐歸屬進行了歷時性的考察。

4. 考察與分析

本文考察資料按照成書年代順序排列如下：《徐邈反切》（344-397）¹⁵、《字林》（514）、《玉篇》（543）、《陸德明反切》（583-589）、《漢書注》（641）、《博雅音》（605-618）、《文選音義》（658）、《玄應音義》（661）、《王三》（706）、《毛詩音》（7C-8C）、《晉書音義》（747）、《慧琳音義》（784-807）、《朱翱反切》（937-975）、《廣韻》（1008）。從背景音系上看，《玉篇》、《陸德明反切》、《博雅音》、《文選音義》屬於江南讀書音一類，其他均可歸結為北方音系統¹⁶。

接下來進入本文的主要議題，我們看一下中古時期主要的反切資料中幽韻字的重紐歸屬。在做判斷時，使用上文提到的“類相關”的理論，對於個別毫無線索的字，暫不做判斷。在實際操作時，基於如下假說，即“同一部資料中，即使反切字面不同，但實際表示的音值相同”。《王三》與《廣韻》的結果依照太田齋 2013 與太田齋 2016。其他資料中幽韻字的重紐歸屬判斷結果與過程如下。

1、徐邈反切

平聲

並母： 漣 並 符彪

見母： 璆 見 居虬

上聲

見母： 糾 見 居酉

見母： 糾 見 居虬

《徐邈反切》中幽韻平聲與上聲各兩例。由於都是“C+X”的類型，因此無法判斷重紐歸屬。

¹⁵ 此為徐邈的推測生卒年，參考坂井健一（1975,p.19）。

¹⁶ 關於《朱翱反切》的音系歸屬，學界意見尚不統一。嚴學宥 1943、認為其與秦音相近，而張慧美 1988 認為其代表當時的吳方言。本文暫從嚴學宥 1943，將其歸結為北方音系統。此外，對於《切韻》的音系歸屬，學界也尚存在多種意見，本文從平山久雄（1967,p.113），認為《切韻》音系屬於北方標準音。並且，由於對於《玉篇》等代表江南讀書音的資料的音系歸屬判定較為一致，本文為了與這些江南讀書音資料作比較，將所考察的 14 部資料大致地分為江南讀書音資料與北方音資料兩類。

2、字林

平聲

幫母： 𦉑 幫 方周

見母： 𦉑 見 九稠

《字林》中收錄有幽韻字四例，但由於其中兩例為直音，因此略去。剩下的兩例分別為“尤+尤、C+尤”的類型，暫無法判斷。

3、玉篇

平聲

幫母： 彪 幫 補虬； 羸 幫 風幽； 𦉑 幫 夫幽；

並母： 滂 並 被彪； 滂 並 扶彪； 瀟 並 皮彪；

見母： 疇 見 居彪；

羣母： 璆 羣 奇樛； 虬 羣 奇樛； 𦉑 羣 奇樛；

龍： 羣奇樛； 釳 羣 奇樛；

疑母： 聲 疑 魚幽； 銖 疑 渠休；

影母： 蚰 影 於虬； 幽 影 於稠；

曉母： 侏 曉 虛樛； 羸 曉 香幽；

精母： 𦉑 精 子幽；

來母： 鏐 來 力幽；

上聲

見母： 嫗 見 居黝； 𦉑 見 居黝； 糺 見 居黝；

影母： 攷 影 於糺； 洵 影 於糺； 黝 影 於糺；

去聲

明母： 謬 明 靡幼；

見母： 𦉑 見 居幼；

溪母： 蹠 溪 丘幼；

羣母： 劓 羣 渠幼；

影母： 幼 影 伊謬；

莊母： 痲 莊 壯幼

章母： 稠 章 之幼

《玉篇》平聲幽韻中，“澆 被彪”、“灑 皮彪”、“璆 奇樛”、“虬 奇樛”、“斛 奇樛”、“鉤 奇樛”、“藟 奇樛”七反切上字“被、皮、奇”均為 B 類，根據 $B+X \rightarrow B$ ，歸字也均為 B 類。有一點需要說明，在上田正 1986 中，幽韻牙喉音字均列為 A 類，然而從“類相關”的角度來說，上字為 B 類的話，反切歸字當也為 B 類。本文依據“類相關”的結果，因此，在幽韻牙喉音字重紐歸屬的判斷上，與上田正 1986 有所不同。根據“澆 扶彪”，上字為 C 類，歸字為 B 類，則下字“彪”為 B 類。以此類推，“疖 居彪”，“疖”也為 B 類。其餘的歸字重紐歸屬暫無法判斷，我們姑且先將平聲幽韻所有字系聯。系聯的結果顯示，“虬、斛、鉤、藟、蝨、彪、佻、澆、灑、璆、疖”十一字為一類¹⁷，“繆、幽、繆、麤、髟、聲、鬻、蠱”八字為一類。其中，“佻 虛樛”為“ $C+X \rightarrow X$ ”的類型，而系聯結果與“佻”同類的“澆”與“疖”均有“ $C+X \rightarrow X$ ”的反切，此二者為 B 類的話，“佻”也當為 B 類。至於“蠱”一類，由於不知道關鍵下字“幽”的歸屬，因此暫無法判斷。也就是說，“幽”既可能是 A 類也可能是 B 類。但是，一旦“幽”為 A 類的話，《玉篇》平聲幽韻中不僅牙喉音字，連唇音字也會出現 A 類、B 類並存的情況。從幽韻唇音字的一般情況來看，其他資料（見下文）中均不存在這種情況，除了個別使用特殊反切上字的字之外，基本上都為 B 類。因此，雖然不是決定性的結論，但“幽”字極有可能是 B 類。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在王二，王三，廣韻中“蝨”與“幽”同音，但是我們不能完全保證在玉篇中兩者也同音。因此，雖然“幽”很有可能是 B 類，但不能完全保證。如此一來，《玉篇》平聲幽韻唇牙喉音字均為 B 類。當然，我們並不能完全排除平聲幽韻唇牙喉音字中 A 類、B 類並存的可能。在判斷條件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本文暫從可能性較高的那一方。

《玉篇》上聲黝韻中，六組反切均為“ $C+X \rightarrow X$ ”的類型，因此無從判斷歸字重紐歸屬。

¹⁷ “虬”為“虬”的異體字。

《玉篇》去聲幼韻中，“謬 靡幼”上字“靡”為 B，根據“B+X→B”，歸字“謬”為 B 類。“幼 伊謬”上字“伊”為 A 類，根據“A+X→A”，歸字“幼”為 A 類。因此，我們可以根據“C+A→A”判斷見母、溪母、羣母字也為 A 類。至此，《玉篇》去聲幼韻中，重紐字的歸屬均得以判斷。

4、陸德明反切

平聲

幫母： 彪 幫 甫休； 彪 幫 彼虬； 彪 幫 彼虬；

並母： 滂 並 符彪；

見母： 膠 見 居虬； 膠 見 居虬； 膠 見 居虬；

尃 見 居虬； 尃 見 居幽；

羣母： 璆 羣 巨膠； 璆 羣 其膠； 觥 羣 其膠；

觥 羣 巨膠； 鏐 羣 其幽； 觥 羣 巨彪；

曉母： 侏 曉 許虬； 侏 曉 虛虬； 侏 曉 許虬；

侏 曉 虛虬； 猯 曉 虛虬；

來母： 颯 來 力幽； 鏐 來 力幽； 鏐 來 力幼；

上聲

見母： 糾 見 居黝； 糾 見 古黝； 糾 見 吉黝；

赳 見 居黝；

影母： 黝 影 於糾； 黝 影 伊糾； 黝 影 幼糾；

洵 影 於糾；

精母： 愀 精 慈糾；

去聲

明母： 謬 明 靡幼；

影母： 幼 影 伊秀；

來母： 颯 來 力謬；

《陸德明反切》平聲幽韻中，“彪 彼虬”上字“彼”為B類，可得“彪”為B類。由“滂 符彪”與“觥 巨彪”可得，“滂”、“觥”二字為B類。然後，由“觥 巨膠”可推知，下字“膠”為B類。如此一來，可推知“璆”也為B類。根據“膠 居虬；膠 居虬”可推知，“虬”與“虬”也為B類。如此，以“虬”以及“虬”為下字，且上字為C類的“膠”、“然”、“杓”三字也為B類。根據“杓 居幽”，則下字“幽”為B類。由此，根據“鏐 其幽”，“鏐”也為B類。

《陸德明反切》上聲黝韻中，“糾 吉黝”中，上字“吉”為A類，則歸字“糾”也為A類。根據“糾 居黝”，則“黝”也為A類。由此，根據“起 居黝”，歸字“起”也為A類。再根據“黝 幼糾”，屬於“X+A→A”的類型，“幼”字不為C類，那就只能是“A”類。這一點，在去聲幼韻的反切裏面也可以驗證。

《陸德明反切》去聲幼韻中，“謬 靡幼”上字“靡”為B類，則歸字“謬”也為B類。再根據“幼 伊秀”上字“伊”為A類，則“幼”也為A類。這個結論與上文符合。

至此，《陸德明反切》中的重紐字的歸屬悉數判斷完畢。

5、漢書注

平聲

來母： 膠 來 力幽；

《漢書注》中幽韻只有一例來母反切例，因此無法判斷。

6、博雅音

平聲

幫母： 彪 幫 必鄒； 麤 幫 必幽；

並母： 滂 並 蒲彪；

影母： 叻 影 於虬；

曉母： 麤 曉 香幽；

上聲

影母： 黝 影 於久； 黝 影 於糾； 黝 影 於柳；

去聲

明母： 謬 明 靡幼；

《博雅音》中，平聲幽韻“彪 必鄒”與“麤 必幽”上字為A類，則歸字“彪”與“麤”也當為A類。“呦”與“麤”的反切由於是“C+X→X”的類型，因此無法判斷。

上聲黝韻中，由於都是“C+X→X”以及“C+尤韻字→X”，因此無法判斷。

去聲幼韻“謬 靡幼”上字“靡”為B類，則歸字“謬”也為B類。

7、文選音義

平聲

幫母： 麤 幫 必幽；

見母： 繆 見 居虬；

疑母： 瞽 疑 魚幽；

曉母： 麤 曉 香幽；

來母： 繆 來 力糾； 繆 來 力幽；

上聲

見母： 糾 見 己虬；

影母： 黝 影 一糾； 黝 影 於糾；

去聲

以母： 狽 以 余幼；

來母： 鷓 來 力幼；

《文選音義》中，去聲幼韻均為非重紐聲母字，因此不做判斷。並且，為

了說明方便，我們先從上聲韻開始分析。

上聲黝韻中，“蚰 一糾”上字“一”為 A 類，則歸字“蚰”也為 A 類。根據“A+X→A”的原則，下字“糾”既可能是 A 類也可能是 B 類。因此，符合“C+X→X”的類型的“糾 己糾”與“黝 於糾”，歸字既可能是 A 類也可能是 B 類，暫無法判斷。然而，觀察其他資料中出現的見母上聲，無論是時代在其前的《陸德明反切》還是在其後的《王三》、《毛詩音》等資料中均為 A 類。因此，《文選音義》中的見母上聲字也為 A 類的可能性較大。如此一來，影母上聲也均為 A 類。而“糾 己糾”為“C+X→A”的類型，那麼下字“糾”也當為 A 類。見母平聲“膠 居糾”也為 A 類。

問題在於平聲疑母與影母字。平聲幽韻中，唯一可立刻判斷的，是“麤 必幽”，上字“必”為 A 類，則歸字“麤”也為 A 類。當然“必”是一類比較特殊的反切上字，既可作 A 類歸字的反切上字，也可作 B 類歸字的反切上字。在這兒我們暫時沒有其他的佐證來證明“麤”的歸屬，因此只能按照“類相關”的理論，做一個一般情況下的判斷。然而，參考其他資料中的唇音字類型以及幽韻唇音字在越南漢字音中的反映，《文選音義》中，唇音字也屬於 B 類的可能性較高。“麤”的反切符合“A+X→A”的類型，因此下字“幽”既可能是 A 類也可能是 B 類，一時無法判斷。在這裡，我們只能分類討論。一、“幽”為 A 類，則平聲幽韻牙喉音字均為 A 類。這說明，在江南讀書音內部，平聲幽韻牙喉音字完全地發生了由 B 類到 A 類的演變。二、“幽”為 B 類，則平聲幽韻牙喉音中見母字為 A 類，疑母與曉母為 B 類。這說明雖然在江南讀書音內部，平聲幽韻牙喉音字發生了由 B 類到 A 類的演變，但這種演變還不完全。

8、玄應音義

平聲

幫母： 麤 幫 風幽；

見母： 膠 見 居糾；

羣母： 糾 羣 渠周； 糾 羣 渠留；

影母： 叻 影 於州；

上聲

見母： 糾 見 居柳； 糾 見 居黝；

影母： 黝 影 於糾；

去聲

明母： 謬 明 靡幼； 繆 明 亡幼；

《玄應音義》中，僅有去聲幼韻所屬字可做判斷。根據“謬 靡幼”，上字“靡”為 B 類，則歸字“謬”也為 B 類。“繆 亡幼”屬於“C+X→X”的類型，且“繆”與“謬”下字均為“幼”可系聯，但仍然無法據此判斷其重紐歸屬。然而，縱觀所有資料，除了少數使用“必”等特殊反切上字的例子之外，幽韻唇音字均為 B 類，因此“繆”也為 B 類的可能性很高。去聲以外，平聲幽韻所屬字與上聲黝韻所屬字均為“C+X→X”或者“C+尤韻字→X”的形式，無法做判斷。

9、王三

平聲

幫母： 彪 幫 甫休； B

並母： 滂 並 扶彪； B

明母： 繆 明 武彪； B

見母： 繆 見 居蚪； A

羣母： 蚪 羣 渠幽； A

疑母： 聲 疑 語蚪； A

影母： 幽 影 於蚪； A

曉母： 佺 曉 許彪； B

曉母： 夙 曉 香幽； A

生母： 慘 生 山幽；

來母： 鏐 來 力幽；

上聲

見母： 糾 見 居黝； A

羣母： 繆 羣 渠糾； A

影母： 黝 影 於糾； A

精母： 愀 精 茲糾；

去聲

明母： 謬 明 靡幼； B

溪母： 蹠 溪 丘幼； A

羣母： 劓 羣 渠幼； A

影母： 幼 影 伊謬； A

《王三》的分析從太田齋（2013,pp.200-204），太田齋（2016,p.225）。

10、毛詩音

平聲

明母： 繆 明 眉愁；

見母： 繆 見 兼蚪；

曉母： 佻 曉 歆蚪；

上聲

見母： 趙 見 吉酉；

《毛詩音》中，平聲幽韻明母字“繆 眉愁”上字“眉”為 B 類字，則歸字“繆”也當為 B 類。曉母字“佻 歆蚪”上字為 B 類，則歸字“佻”也當為 B 類。見母字暫無線索。

上聲黝韻“趙 吉酉”上字為 A 類，則歸字“趙”也當為 A 類。

11、晉書音義

平聲

明母： 繆 明 武彪；

見母： 繆 見 居幽； 繆 見 居蚪；

上聲

羣母： 虬 羣 渠糾； 繆 羣 渠糾；

精母： 愀 精 茲糾；

去聲

明母： 繆 明 靡幼；

《晉書音義》中，去聲幼韻“繆 靡幼”上字“靡”為B類，則歸字“繆”也為B類。除此之外，平聲明母、見母字以及上聲羣母字均為“C+X→X”的類型，暫無法做判斷。平聲幽韻雖也有“繆”字，但根據《廣韻》此二者意義不一樣，因此當做異音異義字處理。

12、慧琳音義

平聲

幫母： 彪 幫 彼休； 彪 幫 碑休； 彪 幫 筆休；
 彪 幫 彼憂； 彪 幫 彼尤；
 並母： 滂 並 皮彪；
 明母： 繆 明 眉憂； 繆 明 美憂； 繆 明 美彪；

見母： ㄩ 見 吉由； ㄩ 見 居幽； ㄩ 見 糾由；
 ㄩ 見 吉留； ㄩ 見 經由； 虬 見 糾幽；

羣母： 繆 羣 歧幽；
 虬 羣 祁幽； 虬 羣 祁由； 虬 羣 耆由；
 影母： 幽 影 一由； 幽 影 幼由； 幽 影 幼繆；
 纛 影 幼由； 纛 影 幼繆； 纛 影 幼虬；
 纛 影 一由；

上聲

見母： 糾 見 經酉； 起 見 居黝；

去聲

明母： 繆 明 糜右； 繆 明 糜右； 繆 明 明救；
 繆 明 糜救； 繆 明 眉幼； 繆 明 靡幼；

繆 明 眉幼； 繆 明 靡幼； 謬 明 眉救；
 謬 明 眉宥；

影母： 幼 影 幽袖；

《慧琳音義》中的尤韻牙喉音字混作幽韻反切下字的程度較高，而唇音字多與侯韻與虞韻字相混。正如趙翠陽（2012,p.104）所說，“《慧琳音義》中，尤、幽兩韻雖然相混，但是只有在牙喉音中才有 A、B 兩類的對立”。本文亦支持此觀點。

至於幽韻所屬字的重紐歸屬，由於上字多使用重紐字，因此相對容易判斷。平聲幽韻中，由於反切上字“彼、碑、筆、眉、美、靡、皮、祁、耆”為 B 類，則婦字“彪、繆、滂、虬”均為 B 類。反切上字“一、吉、歧”為 A 類，則婦字“幽、茲、𠂔、璆”均為 A 類。值得注意的是屬於 B 類的“虬”均為羣母字，此外，“虬”還有一個見母反切“虬 糾幽”，下字為 A 類，但由於上字歸屬不知，因此無法判斷。另外，羣母字中出現了 A 類與 B 類的對立，即“璆”為 A 類，而“虬”為 B 類。平山久雄（1967,p.159）指出，在《慧琳音義》中一些此前逐漸進行的變化得以徹底化，在韻母的合流方面也有體現，限於唇牙喉音字，C 類韻母與 B 類韻母的合流就是其中一種。在本文所考察“虬”的三個羣母讀音反切中，有兩個是以尤韻字為反切下字的。但是，除了羣母“虬”字以外，在其他使用尤韻字作為下字的牙喉音反切中，我們並沒有發現婦字變為 B 類的平行例。對此，筆者認為，“虬”產生 B 類讀音很有可能是一個 A 類→B 類變化的先行例子。此外，還有可能是代表秦音的《慧琳音義》本身的特點。

上聲黝韻暫無法判斷。

去聲幼韻中，由於上字“糜、縻、明、眉、靡”為 B 類，則明母婦字均為 B 類。影母字“幼 幽袖”，由於上字“幽”為 A 類，所以婦字也為 A 類。

13、朱鞠反切

平聲

幫母： 彪 幫 彼虬；

影母： 幽 影 伊虬；

上聲

見母： 糾 見 緊黝；

影母： 黝 影 伊糾；

去聲

明母： 謬 明 明幼；

影母： 幼 影 伊繆；

《朱翱反切》中，平聲幽韻由於上字“彼”為B類，“伊”為A類，則歸字“彪”與“幽”分別為B類，與A類。上聲黝韻由於上字“緊”、“伊”為A類，則歸字“糾”與“黝”也為A類。去聲幼韻由於上字“明”為B類，“伊”為A類，則歸字“謬”與“幼”分別為B類與A類。

14、廣韻

平聲

幫母： 彪 幫 甫佗； B

並母： 滂 並 皮彪； B

明母： 繆 明 武彪； B

見母： 繆 見 居蚪； B

羣母： 蚪 羣 渠幽； B

疑母： 聲 疑 語蚪； B

影母： 幽 影 於蚪； B

曉母： 麤 曉 香幽； B

精母： 糝 精 子幽；

生母： 慘 生 山幽；

來母： 鏐 來 力幽；

上聲

見母： 糾 見 居黝； B

羣母： 繆 羣 渠黝； B

影母： 黝 影 於糾； B

去聲

明母： 謬 明 靡幼； B

溪母： 蹠 溪 丘謬； B

羣母： 劓 羣 巨幼； A

影母： 幼 影 伊謬； A

《廣韻》的分析從太田齋（2016,pp.225-226）。

至此，14 部材料中幽韻重紐字的重紐歸屬已經最大限度地考察結束。接下來，將各部資料中的幽韻重紐字重紐歸屬與《王三》作比較，考察幽韻重紐字的歷時變化。所謂的“中古音”，根據平山久雄（1967,p.112）狹義上就是指以《切韻》系統為基礎的一種方言音系。相對來說《王三》等早期《切韻》系韻書的音韻系統最為接近原本《切韻》，而《廣韻》系統可以看做原本《切韻》系統，也就是“中古音”系統的一種發展。因此，本文以《王三》參照系統。歷時考察的結果如下。

表 1 各資料平聲幽韻重紐字歸屬

聲母 資料	幫 母	滂 母	並 母	明 母	見 母	溪 母	羣 母	疑 母	影 母	曉 母
徐邈										
字林										
玉篇	B		B		B		B	B	B	ㄗ B/𩇛 B
陸德明	B		B		B		B			ㄗ B/
漢書注										
博雅音	A									
文選音 義	A?				A			A? B?		/𩇛 A? B?
玄應音 義										
王三	B		B	B	A		A	A	A	ㄗ B/𩇛

玉篇				B	A	A	A		A
陸德明				B					A
漢書注									
博雅音				B					
文選音義									
玄應音義				B					
王三				B		A	A		A
毛詩音									
晉書音義				B					
慧琳音義				B					A
朱翱反切				B					A
廣韻				B		B	A		A

唇音字方面，各資料基本保持一致，基本均為 B 類。極少數的例外出現在《博雅音》與《文選音義》中，即《博雅音》中的“彪 必鄒”、“麤 必幽”以及《文選音義》中的“麤 必幽”。這三例反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以“必”為反切上字。實際上，前人研究已然指出，反切上字“必”、“匹”等是一類比較特殊的上字，既可以作 A 類字的反切上字，又可以作 B 類字的反切上字。也許正是由於上字“必”的這個特性，才導致這三個唇音字顯示出與其他資料中的唇音字不同的歸類。本文暫將這三個字視為例外。

牙喉音字方面比較複雜，我們先看上聲黝韻與去聲幼韻。《廣韻》之前的所有資料中的牙喉音字均為 A 類，唯獨到了《廣韻》之中變為 B 類。（上聲與去聲中無曉母字。）由此，我們可以做出這樣一個推測，即上聲黝韻與去聲幼韻重紐字經歷了由 A 類到 B 類的歷時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文選音義》中的牙喉音字有可能同時存在 A 類與 B 類。因為“黝 於糾”歸屬暫不確定。如果為 A 類，則見母字，影母字均為 A 類，與其他資料相同。如前文所述，本文也比較傾向於 A 類。但也有可能是 B 類。如果為 B 類，則見母字也為 B 類，影母上聲內部同時存在 A 類、B 類，可看做一種歷史演變的結果。

問題在於平聲幽韻。中古音系統中，幽韻唯一的一對重紐對立小韻就是 B: 𪔐 A。從《玉篇》到《廣韻》，“𪔐”均為 B 類，而“𪔐”出現過變化。在《玉篇》中，“𪔐”為 B 類，並且如上文所述，“𪔐”也為 B 類的可能性較高。在同為江南讀書音資料的《文選音義》中所收錄“𪔐”字既有可能是 A 類也有可能是 B 類。如前文所述，此處兩種類型均有可能。如若是 A 類的話，則江南讀書音平聲幽韻牙喉音完全發生了由 B 類到 A 類的演變，如若是 B 類的話，

則江南讀書音平聲幽韻牙喉音僅見母字發生了由 B 類到 A 類的演變。

另外，《陸德明反切》中未收“𧈧”字，無法對其歸屬作出判斷。但從見母與羣母的歸屬來看，《陸德明反切》很有可能與《玉篇》一樣，曉母內部無 A 類。在北方音系統的資料中，即《王三》、《慧琳音義》、《朱翱反切》中基本為 A 類。《慧琳音義》羣母字之所以出現了 A 類、B 類共存的現象，應該是《慧琳音義》中尤韻下字大量混入幽韻反切的結果。演變到最後的結果，還是同上聲與去聲一樣，在《廣韻》中變為 B 類，即經歷了由 A 類到 B 類的歷時變化。然而，在早期江南讀書音材料中平聲幽韻牙喉音字歸 B 類，僅僅只是江南讀書音系統的特點嗎？在這裡，我們可以做一個粗放的推測。參考代表“北學派”的《徐邈反切》，其中有“璆 居虬、糾 居酉；糾 居虬”三組反切，下字“酉”為上聲有韻字，為 C 類。李秀芹（2006,p.147）指出，“至於 C 類上字的變化，則是由於《切韻》時代重紐韻與普通三等韻界限清楚，C 類與 A、B 兩類都接近，但又不同於其中的任何一類”。然而，在早期韻圖中，C 類字與 B 類字一樣，均列於三等欄，且唐代以後，C 類韻母逐漸與 B 類韻母合流。我們可以推測，C 類字與 B 類字在語音上更加接近一些。因此，我們可以比較“粗放地”認為，反切結構為“C+C”的“糾 居酉”也比較接近於 B 類。筆者稱之為“準 B 類”。這樣一來，下字“虬”以及歸字“璆”也可以大致判斷為 B 類。同樣的方法，《字林》中“糶 九稠”也可以大致地判斷為 B 類。如果以上的嘗試成立的話，早期北方音系統中的平聲幽韻牙喉音字也是 B 類。當然，在有充分的論據之前，這只能作為一種推測。

總結來說，幽韻平聲牙喉音字在江南讀書音系統中經歷了由 B 類到 A 類的演變（《文選音義》中出現 A 類的可能性很大），而在北方音系統中，嚴密來說則是經歷了由 A 類到 B 類的演變。在代表秦音的《慧琳音義》中出現的“虬” B 類，很有可能是 A 類→B 類演變的一個先行例子。

5. 結論

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肯定幽韻單獨成為一個重紐韻的基礎上，利用“類相關”的理論，考察了 14 部中古時期主要音韻材料中的幽韻重紐字的重紐歸屬，並對此進行了歷時性的考察。結論可以歸結為兩點，一、幽韻唇音字在各資料中均為 B 類（除去《博雅音》、《文選音義》中的例外）；二、嚴密地說，平聲幽韻牙喉音字在江南讀書音系統中經歷了由 B 類到 A 類的歷時變化，而在北方音系統中經歷了由 A 類到 B 類的歷時變化。

最後，再提一種可能。如果《廣韻》中幽韻的重紐歸屬格局不是語音演變的結果，而是綜合了南方音與北方音的產物的話，那麼在北方音系統中，除了《慧琳音義》代表的秦音之外，幽韻的牙喉音字就一直是 A 類。這一點還需要

更深入的探討。

6. 附論

尤韻與幽韻屬於流攝重韻，在反切上向來有糾葛。因此，雖然不是本文的主要論題，筆者也順帶統計了各資料中尤、幽兩韻的下字混用情況。統計結果如表 4。（各資料反切所據文獻列於參考文獻。）

表 4 各資料尤、幽下字混用統計表

資料名	尤韻總數	幽韻下字	相混比例	幽韻總數	尤韻下字	相混比例	尤-幽總數	相混總數	相混總比
徐邈	39	2	5.13%	4	1	25.00%	43	3	6.98%
字林	23	2	8.70%	2	2	100.00%	25	4	16.00%
玉篇	281	0	0.00%	34	2	5.88%	315	2	0.63%
陸德明	607	2	0.33%	35	2	5.71%	642	4	0.62%
漢書注	43	5	11.63%	1	0	0.00%	44	5	11.36%
博雅音	123	1	0.81%	9	3	33.33%	132	4	3.03%
文選音義	35	2	5.71%	11	2	18.18%	46	4	8.70%
玄應	112	0	0.00%	10	4	40.00%	122	4	3.28%
王三	83	0	0.00%	20	1	5.00%	103	1	0.97%
毛詩音	69	0	0.00%	4	2	50.00%	73	2	2.74%
晉書音義	44	0	0.00%	7	0	0.00%	51	0	0.00%
慧琳	401	5	1.25%	39	22	56.41%	440	27	6.14%
朱翱	54	0	0.00%	6	0	0.00%	60	0	0.00%
廣韻	88	0	0.00%	18	0	0.00%	106	0	0.00%

各資料相混反切具體如下。

- 1、婦字尤韻，下字幽韻類，共計 19 例。

徐邈反切

滸 心 相幼

糲 心 相幼

字林

髡 莊 壯謬

鷗 來 力幼

陸德明反切

颺 來 力謬

颺 來 力幽

漢書注

糲 見 居虬

休 曉 許虬

糲 見 居虬

休 曉 虛虬

休 曉 許虬

博雅音

翟 精 子幽

文選音義

狄 以 余幼

鷗 來 力幼

慧琳音義

游 以 酉幽

麥 來 力幼

麥 來 六幼

狄 以 攸幼

牖 以 餘紉

2、歸字幽韻，下字尤韻類，共計 41 例。

徐邈反切

糾 見 居酉

字林

髡 幫 方周

糲 見 九稠

玉篇

隸 羣 渠休

幽 影 於稠

陸德明反切

幼 影 伊秀

彪 幫 甫休

博雅音

彪 幫 必鄒

黝 影 於久

黝 影 於柳

文選音義

糲 來 力糾

糲 來 力求

玄應音義

虬 羣 渠周

虬 羣 渠留

呦 影 於州

糾 見 居柳

王三

彪 幫 甫休

毛詩音

糲 見 兼虬

繆 明 眉愁

慧琳音義

彪 幫 彼尤

彪 幫 彼憂

繆 明 美憂

繆 明 眉憂

𠂔 見 吉由

𠂔 見 吉留

𠂔 見 經由

𠂔 見 紉由

虬 見 祁由

虬 見 耆由

茲 影 幼由

茲 影 一由

幽 影 幼由

幽 影 一由

糾 見 經酉

繆 明 眉救

繆 明 眉宥

繆 明 糜救

繆 明 糜右

繆 明 糜右

繆 明 明救

幼 影 幽袖

總體看來，除了《漢書注》之外，尤韻字混做幽韻反切下字的比例要比幽韻字混做尤韻反切下字的比例高。這是因為幽韻所屬字較少，因此能夠作為尤韻反切下字的字也較少。《漢書注》由於幽韻字只有一例，因此無法得到比較確切的比較。

如平山久雄（1967,p.157）所言，以《玉篇》為代表的江南讀書音中，尤韻與幽韻之間存在混亂。但是，從幽-尤相混比例來說，姑且不論幽韻所屬字分別僅有四例、兩例、四例的《徐邈反切》、《字林》、《毛詩音》，在屬於北方音系統

的《玄應音義》與《慧琳音義》中均遠遠超過江南讀書音系統的資料，達到了40.00%與56.41%。太田齋1998a與太田齋1998b通過比較反切，指出《玄應音義》中大量引用了原本玉篇的反切。但是據本文筆者考證，《玄應音義》與《慧琳音義》中的幽-尤相混反切在原本《玉篇》中均不收或作他切，並非引自《玉篇》，當是兩部音義書本身的特點。

參考資料

I 各資料反切來源(以資料成書年代順序排列)

《徐邈反切》(344-397)

蔣希文1999《徐邈音切研究》，貴州教育出版社，315p.

《字林》(514)

簡啟賢2003《〈字林〉音注研究》，巴蜀書社，374p.

《玉篇》(543)

上田正1986《玉篇反切總覽》，私家版，563p.

《陸德明反切》(583-589)

邵榮芬1995《〈經典釋文〉音系》，學海出版，541p.

《漢書注》(641)

王嬋娟2008顏師古《漢書注》反切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84p.

《博雅音》(605-618)

季鈞菲2017《博雅音》における重紐の対立について，《神戸市外国語大学研究科論集》第20號,pp. 55-88

《文選音義》(658)

徐之明《文選》李善音切考，貴州大學碩士畢業論文，109p.

《玄應音義》(661)

上田正1986《玄應反切總覽》，私家版，280p.

《王三》(706)

李榮1956《切韻音系》(修訂版)，1952初版；科學出版社，182p.

《毛詩音》(7C-8C)

平山久雄1966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の研究(上)，《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十四之三,pp. 3-243

《晉書音義》(747)

大島正二1976晉書音義音韻考(下)，《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pp.1-80

《慧琳音義》(784-807)

上田正1987《慧琳反切總覽》，汲古書院，254p.

《朱翱反切》(937-975)

嚴學寤 1996 小徐本說文反切之音系，《嚴學寤民族研究文集》，pp.1-57；原作寫於 1943 年 3 月，發表于《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季刊》1943 年第 1 卷第 2 期。

《廣韻》(1008)

辻本春彥 2008 《附諸表索引廣韻切韻譜》，臨川書店，276p.

II 論文與專著

中文文獻（以作者姓名拼音順序排列）

董同龢 1948a 廣韻重紐試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 pp.1-20

董同龢 1948b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 pp.549-588

葛毅卿 2003 《隋唐音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467p.

黃笑山 1991 《〈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文津出版社，233p.

黃笑山 1996 《切韻》三等韻的分類問題，《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pp.79-88

龍宇純 1968 《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中文大學，725p.

李榮 1956 《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182p.

李秀芹 2006 中古重紐類型分析，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23p.

邵榮芬 1982 《切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67p.

王力 1972 《漢語音韻》，中華書局，198p.

趙翠陽 2012 論尤韻與幽韻的關係及在韻圖的安排-參照《慧琳一切經音義》《浙江科技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2 期, pp.102-104

周法高 1952 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pp.385-407；后收錄于《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崇基書店，1968, pp.239-261

張慧美 1988 朱翱反切中的重紐問題，《大陸雜誌》第 76 卷第 4 期, pp.152-169

日文文獻（以作者姓名五十音順序排列）

有坂秀世 1939 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四），《音声学協會會報》第 59 號, pp.8-10；後與前三篇匯總，收錄於《國語音韻史の研究 增補新版》，三省堂，1957, pp.327-357。

上田正 1975 《切韻諸本反切總覽》，均社，222p.

太田齋 1998a 玄應音義反切と玉篇反切の一致，《開篇》Vol.17, pp.134-140

- 太田齋 1998b 玄應音義に見る玉篇の利用,《東洋学報》第 80 卷第 3 號, pp.01-024;
中文版 何琳 2005, 玄應音義中《玉篇》の使用,《音史新論 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 pp.223-237
- 太田齋 2017 韻書と等韻図 I / II 補説,《神戸外大論叢》第 67 卷第 4 號, pp.1-28
- 太田齋 2013 《韻書と等韻図》, 神戸市外国語大學外國學研究所, 258p.
- 太田齋 2016 韻書と等韻図 II (完),《神戸市外国語大學外國學研究所 外國學研究》第 92 號, pp.145-246
- 坂井健一 1975 《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 汲古書院, 398+299p.
- 平山久雄 1967 中古漢語の音韻,《中国文化叢書 1 言語》, 大修館書店, pp.122-166
- 松尾良樹 1978 幽韻小論,《均社論叢》5-1 (Vol.6) , pp.1-15
- 三根谷徹 1995 《中古漢語と越南漢字音》, 汲古書院,543p.
- 森博達 1981 重紐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中國語學》228, pp.109-118

Keywords: 中古音 重紐 幽韻 類相關 歷時性